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一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直解十五卷讀春秋一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讀左漫筆一卷

〔明〕陳懿典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新刻麟經統一編十二卷

〔明〕張杞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三年自刻本

麟寶六十三卷首一卷(一)

〔明〕余數中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一七九

.....一八三

.....五七三

春秋直解十五卷讀春秋一

卷

〔明〕郝敬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

氏九經解本

氏九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直解

十五卷》提要

春秋直解卷目

一卷 隱公

二卷 桓公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元年至二十年

六卷 僖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七卷 文公

八卷 宣公

九卷 成公

卷目終

十卷 襄公

十一卷 昭公

十二卷 定公

十三卷 哀公

十四卷 非左上隱至宣七公

十五卷 非左下成至哀五公

卷目終

春秋直解

京山郝敬著 男千和

讀春秋

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仲尼原筆之舊史不傳矣左氏遮拾遺文闕畧未備可據纔半耳其於聖人不言之情茫乎昧乎公穀襲左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呼嗟春秋幾成覆射矣

春秋魯史之提綱也仲尼憂五霸之亂借魯史標題見義其所難言與所欲言之情仍具舊史自舊史亡

春秋直解



讀春秋

聖意遂晦後儒揣摩之說興而春秋不可讀矣惟左氏及見舊史然會最其事而不領畧其義開後人附會之端公羊穀梁因左為短長耳非能與左方駕也○六經之文惟春秋最為明顯所書皆五霸諸侯大夫盟會戰伐之事開卷知其為亂蹟而世儒以為隱諱之文何與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吾人之於人誰毀誰譽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此春秋底本自後儒以褒貶論而底本壞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庶人不議此春秋格局自後儒以字例合而

格局壞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二三子以我為隱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此春秋宗旨自後儒視為深文隱語

覺仲尼胸中直是一片荆棘田地而宗旨壞經此三

壞春秋於是乎不可讀矣夫春秋無深刻隱語無種

種凡例不以文字為褒貶不以官爵名氏為貴賤未

嘗可五霸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晉未嘗黜秦楚吳

越為夷狄此其筆筆不然之大者今欲讀春秋勿主

諸傳先入一字但平心觀理聖人之情自見明白易

春秋直解



讀春秋

簡者聖人之情其艱深隱僻皆世儒之臆說也

今之學春秋者皆以經說三傳非以三傳說經也知

有三傳不知有經苟無三傳是并無經矣因三傳以

重春秋非知春秋者也舍三傳而知春秋不可一日

無者乃為真知春秋

春秋三傳首左昔人謂為左丘明作司馬遷杜預信

之愚按左丘明為魯太史孔子因其史作春秋而丘

明又為春秋作傳不知孔子教之作耶抑丘明自作

耶若孔子自為含糊不了之語倩人作傳以明何異

於乞鄰而予者果爾此傳既受旨於仲尼公羊穀梁

何緣再作。若丘明以意自作。當時親見夫子。其說亦自不可易。就使聖意深遠。何至抵牾太甚。今詳傳中斷例敘事。種種迂謬。反有借義於公穀者。豈親見仲尼者乎。先儒謂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以其經傳相輔也。今有經無傳者。半矣。疑者闕而無考。誕者謬而不經。誤者迂而不合。豈其出丘明手而疎戾若此乎。竊意此傳周秦間人偽撰。不足盡信也。

子云巧言令色足恭。僂怨友其人。此五霸之事也。又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因魯史作春秋也。故謂左丘明爲魯史官。或然。謂左傳卽左丘明所作。魯史

春秋直解

卷三

詩春秋

則非也。察其精神。全在藻繪。於聖人作經之意。都未領畧。只如後世新進辭人。借玄晏先生求名而已。公穀輩以爲此書真出左丘明手。揣摩起例。至使明白易簡之旨。釀爲爭訟之端。而聖人忠厚之意。反成險刻瑣碎之書。皆由於信左過耳。

仲尼筆削之舊史。作自丘明者。不可復見矣。古史削竹記事。文不能多。然定不如經文之簡。經特標其要領。而巔末具在。舊史原非棄舊史不用也。如棄舊史不用。則經所書幾什一。而所遺者什九。今後世何所取徵乎。惟舊史亡。後人以雕鵲之辭。補綴別典。參以

臆見。妄起凡例。後世誤信爲左丘明一切依憑。依憑不合。牽強附會。而聖人之情。遂晦矣。使舊史若在。因目求綱。是非自見。何紛然覆射之有。

左傳如出丘明手。則凡經文所書事。未有不詳者。有闕未有不知者。今經有闕而不知。有事而無考。豈見而知之者與。其非左丘明作無疑也。愚嘗摘取其誣別爲非左以俟。後之君子參焉。至於公穀疏鱗。鹵莽而公羊尤甚。胡傳爲宋經筵作。亦胡氏之春秋耳。識者自辨。

春秋直解

卷四

詩春秋

五臣不啻口出。誇晉功業。無異三王子孫。世受諸侯朝貢。卿大夫招權納賄。貪淫敗禮。皆鋪張其事。恬不以爲怪。世儒遂謂春秋尊晉。仲尼獎霸。承迷至今。皆左傳誤之也。

司馬遷序史記述董仲舒之言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果若斯。春秋者脩怨雪憤之書耳。此馬遷私志。而以裁度春秋可乎。大抵六經當漢初。學者未識指歸。馬遷於春秋守左。仲舒守公羊。今左公羊具在。於春秋若何。齊人滅絕。以爲

復讐衛軌拒父以爲大誼許止紱父以爲孝子漢儒說春秋類此矣遷史一書紙漏不可枚舉其言烏足據乎

凡國史以垂戒爲義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一者義也孔子曰其義丘竊取之竊取垂戒之義也。之垂戒而仲尼竊取之何也史多脩飾是非不明聖人核其實明是非之蹟寄憂時之情故曰竊取非謙讓也

春秋無例但據史所記事之有慨於心者提而書之公道難掩是非自見時或創出新義如正月稱王王春秋直解

稱天鄭葉其師天王狩于河陽之類與凡或書或不書隨宜化裁非例也餘多因舊史陳括成文而世儒偽起凡例如云桓無王定無日秦楚吳越夷狄無君臣無大夫夷狄不月卑國不日君弒賊不討不書葬外事不告不書凡書敗詐同盟書名譏世卿譏逐事伯討責備賢者書爵書名書人書氏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要皆後人強設非仲尼有明訓也及其不合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辭又曰有變例有特筆然則仲尼乃滑稽之雄而春秋爲講張幻語豈聖人作經之義哉嗟夫古今雖隔聖凡同心善者必可喜惡者必可

惡談其事而人有喜心卽仲尼亦喜之可知讀其事而人有惡心卽仲尼亦惡之可知何必問例也

春秋不爲一家作故自大夫以下事不書春秋不爲忠臣孝子作故賢人君子事不書春秋不爲聖帝明王作故善政顯績不書凡獎藉誇詡之辭黜庸寵利之事皆非春秋之義世儒未達

春秋之義在不言直其事而是非自見時或辭有抑揚而聖言溫厚精約微顯各中天則雖意旨不露而無深刻隱語但平心細玩蒼素了然若謂字褒字貶以行賞罰此後儒妄說仲尼斷斷無是也

春秋直解

諸春秋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謂春秋所記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皆僭天子之事者也故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所以春秋爲天子之事作也豈謂仲尼以天子事自用云乎後儒緣飾仲尼素王誣以命德討罪謂其以匹夫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對癡人說夢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故子路一言過任夫子哂之況以匹夫行天子之事褒貶當世公侯卿大夫而曰吾以撥亂反正是何異披髮殺火竊簡牘而寫法律也筆札空言妄稱命

討此後世磔鼠詰獄戲謔之文豈聖人經世之典
讀春秋而後知聖人之不得已也亂臣賊子滔天之
惡必致慎致詳惟明惟允然後直之稍涉微曖則委
蛇含容寧從其疑至如諸傳所記貪淫奢僭非禮猥
瑣之事一切不書誠不忍盡言毛舉使世道民風多
受垢累也第存其征伐盟會弑逆僭竊之蹟以寄其
憂亂之情然辭旨平易不露圭角愚每伏而讀至廢
卷流涕而歎聖人天地之心博大寬仁之至也其言
曰知我罪我惟春秋嗟乎千載而下其誰知之
仲尼嘗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

五大夫也鄭莊公之射王中肩也王子帶召戎伐王
火其東門也周大夫王叔伯與爭政而晉趙盾聽訟
也周殺大夫襄弘以謝晉趙鞅也此類諱而不書晉
重耳召襄王于踐土不書再召至溫書狩凡此皆天
王之醜曲爲之諱者皆僕弑父不書僕而書召晉樂
書中行偃弑君不書偃而書晉鄭子駟弑君髡頑書
卒于鄆莒展與弑父密州不書展與而書莒人楚子
圍弑其君麋齊人弑其君陽生以謝吳而皆書卒鄭
祭仲衛黔牟孫林父甯殖北燕大夫逐君皆書君出
奔凡此皆外事之疑而從輕者春秋僭國三晉僭禮
楚僭號晉僭權皆用八佾郊禘大雩大蒐兩觀世室
皆微舉其事而不直書楚武王始稱王晉襄公徵諸
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數齊頃公欲王晉魯
鄭之君入晉稽首皆不書至于伯子男稱公侯一切
因之而不改此類又何恕也是以春秋雖法嚴義正
而委蛇忠厚又如此蓋教天下萬世以臣子事君父
之禮與士君子處世立言之法所謂脩辭之誠出于
是非臧否之外者也他如晉趙盾鄭歸生許世子未
操刀而書弑君晉申生宋雍自縊死而書殺子蓋由
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以爲春秋責備之嚴不知聖人

推見至隱皆道其實耳豈有已甚之辭而世儒謂春秋爲刑書至比附吹求不遺餘力果爾則春秋慘礪刻剥爲韓商之祖矣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與詩相爲終始也詩有美刺西周之事春秋有是非東周之事也詩之美刺其目在序春秋之是非其目在史序存而史則亡矣史亡而傳畧可知也序直而詩婉史詳而春秋約故詩以無美刺爲美刺春秋以無是非爲是非可與言詩斯可與言春秋世儒未知詩爲知春秋乎

春秋五解

九

論春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今讀其書無非弑君賊父叛臣亡子喪師覆國干名犯紀之事與盟會爭戰送死弔災奔走之禮其間偶有所取亦就事差別非喜譚樂道也若世儒說春秋讚頌五霸而已殆似夫子喜而作何懼之有

諸傳譚桓文何津津然也二君以篡弑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況生平全倚詐力爲名教罪人學仲尼者稱之犬豕倖矣他尚何言今檢春秋所書桓文之事其誰爲仲尼所取者乎使仲尼而有取于五

霸不言罪我矣

齊晉與楚爭功假尊周爲虛名易曉也儒者以尊周諛齊晉抑楚驅諸侯以事盟主則是仲尼亦鵠突遷就教天下假也開詐力之門啓奸雄之漸烏乎可其謬起于攘夷尊周一語千載耳食習而不察

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頌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獎齊晉獎齊晉故不得不抑魯衛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爲攘夷爲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爲有禮以盟會徵召爲當然以囚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

春秋五解

十

論春秋

爲伯討一部春秋止爲五霸頌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怆鬱千載是誰之咎

嗟夫王迹熄矣孔子作春秋以繼詩明王熄是卽孔子尊周也若謂孔子不能尊周而藉詐力之桓文以尊周謬也謂桓文尊周孔子懼天下後世不知而作春秋以表章之尤謬之謬也

昔人云帝降爲王王降爲霸孟氏亦以五霸與三王較故世儒謂霸未易咎也夫王降爲霸霸假爲王是乃春秋所由作而世儒更以春秋爲獎霸其若之何意謂春秋所不卽爲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

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爲勸秦張儀作俑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諸侯友邦各君列爵雖五而皆經于二比屬事一人

春秋車解

十一

諸侯

無自相臣之禮王室卑五霸爭主諸侯亂也孔子憂之作春秋儒者謂天下無王姑以諸侯與齊晉使主之而不亂嗚呼何能一日而不亂也哉無故而令諸侯俛首事之討曰伯討盟曰主盟執其君殺其臣滅其國分其土使諸侯不敢言不然者仲尼削其爵書其名譏之貶之是春秋爲齊晉資斧而率天下以亂也誰爲此言左作僖公穀襲之司馬遷董仲舒輩和之轉相傳述至于今二千餘年牢不可破春秋不明久矣獨賴孟氏七篇在耳

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禮焉非

謂諸侯可無禮于齊晉也惟是挾詐用強稱霸王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脅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教諸侯以此事齊晉乎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于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自爲天子也五霸者皆自爲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伐亦後儒之臆說非仲尼有是言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已矣

仁義可爲而不可襲也唐虞君臣讓而燕子噲襲之夷齊兄弟讓而吳光襲之伊尹攝政而莽操襲之文王爲西伯而小白重耳襲之後之君子高唐虞夷齊

春秋車解

十二

諸侯

而討燕噲吳光進伊尹而誅莽操孔子作春秋師文王而獎桓文其可乎然則春秋未嘗與桓文明矣未嘗與桓文則何以有尊盟主稱伯討進齊晉諸凡例乎儒者之說春秋奸雄之走狗也

尊周二字齊小白之陰符也若晉重耳命周如臣僕何周之能尊也儒謂桓文攘楚即所以尊周夫周之不尊非楚爲之十二諸侯誰知有周者以攘楚望齊晉猶以燕伐燕也春秋于楚生正其爵而稱于死沒其諡而不書葬如此而已未嘗損其爲夷狄教齊晉攘之也

尊五霸須桓文此當世時人之見仲尼所以難言而寓志于魯史也惟其罪五霸惡桓文春秋所以作也苟尊五霸須桓文何必春秋哉五霸何愛不尊桓文何愛無名而仲尼更爲此書潤色褒大之無謂也學者明乎此則春秋之義瞭然指掌何隱謎卜度之存然則尊魯又何也非尊魯也春秋魯史也魯史自尊魯魯後周公而諸侯之僭莫如魯因魯史自尊而尊之直也以魯之臣脩明魯史因周公之子孫申明周公之法度春秋微意不過如此初無隱謎可卜度也俗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陋也

春秋直解

十三

論衡

說者謂春秋有隱後儒不及知然則近仲尼者其知之近仲尼莫如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從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又曰春秋無義戰孟子之言春秋若此其明且直矣然則春秋之義可知而春秋之于五霸亦可知奈何誣仲尼獎五霸春秋尊盟主乎諸傳揣摩所以不可信也

五霸之亂莫甚于晉楚春秋所惡莫甚于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與其子孫強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于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誣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損楚不與盟會楚自

不食非晉能損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于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于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馳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夷夏天地自然之限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慎之如戎伐周侵齊侵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乃所以遠夷狄也至于九州幅隕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

春秋直解

十四

論衡

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儒一切損爲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與盟會尤少亦夷狄矣如是則四隅盡棄棄僅餘中原一撮土仲尼何苦自窘感如此兩君相見有先王之禮諸侯不王而日殺牲塗血以相盟會是春秋所惡也與者何榮不與者何辱仲尼豈以此分夷夏之貴賤乎後儒妄說耳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儒盡前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既謂楚爲夷謂攘楚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

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為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為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真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前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秦之甚無謂也。

吳越當楚東南。去中原稍遠。然而冠裳文字與中國同。唐虞以來。東南為文明之區久矣。是故禹朝諸侯于會稽。舜南巡狩至于蒼梧之野。是自古通朝聘也。殷商之季。周秦伯仲。雍亡適吳。吳人樂其德而歸之。是習知有仁賢也。春秋時。言游為聖門高弟。吳季札來聘。孰諸先代故典。閱覽辯博。賢于子產。叔向輩。是

春秋車解

十五

諸春秋

素知有文獻也。禹貢五服。東西南北各五千里。舜葬蒼梧。禹葬會稽。皆在五服之內。殷周盛時。無滅虞夏。惟幽厲中衰。或數十年不朝天子。而友邦聘問南北往來如故也。儼自洪荒未通中國。若所謂斷髮文身。鳥語獸音。則舜禹何以往。秦伯何以與。吳札豈其神惠一朝傾蓋。通敏乃爾。不然必矣。司馬遷作吳世家。謂吳自閭閻始通中國。猶醒者晏起而問夜未央。醉夢之言耳。六經以三五為法。春秋之局。不小于四代。豈守衰周補苴之天下。而設棘籬于堂宇間。以自感邪。世儒耳食遷史。附和攘夷之陋說。悲夫。仲尼之志。

千載而下無知已矣

孔子豈惟不損楚生乎。所欲有為者。正惟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鮑叔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為。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于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

春秋車解

十六

諸春秋

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狂接輿。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間事。聖人之志。千載如見。世儒謂為損楚。真無稽之言。何謂五霸。或曰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此因孟子言三王罪人。牽夏商附會耳。孟子謂五霸桓文為盛。是明指桓文先後同世諸侯。故或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五君。今按宋襄推類不振。不足稱霸。秦穆未預盟會。不在五列。據春秋始末。蓋二百四十二年間。五強國無王者耳。隱公初年。周室東遷。

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也閔僖之間齊繼之晉又繼之成襄以來楚繼之昭定以來吳繼之至哀定間齊絕晉分吳亡而春秋終五霸畢矣故五霸者終始春秋者也

春秋善善惡惡渾然深厚而不傷苛刻是非臧否較如指掌而不費勦量元惡大憝雖極指摘而有疑必從其輕小過細青不事吹求而陰謀必見其隱心苟不正即震世之功人所艷慕不齒理有可原即湮滅之事人所遺忘必錄可否不模稜而不以筆舌恣訕謗聞見不詳瑣而不以省約廢法戒立經世之準亦

春秋直解

十一

詩春秋

備涉世之方盡天理之極亦近人情之至其文質而忠其義簡而備其情直而婉其法平而恕不剛不柔不亢不屈春秋之義也
人情者聖王之田故聖人不為己甚王者無命討聖人無是非則大亂滋而名教壞苟屑屑然刻核以為是非則人不堪而世滋擾故臣弑君子弑父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春秋錄之以稽世變防天下而示之嚴也小過不舉有疑必闕以諧人情安天下而示之寬也如世儒說春秋吹求洗索不遺餘力則棄灰之刑矣

春秋之志在平康熙皞萬物得所而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惡囁嚅不忍出口弑逆之事踟躕似不欲言是聖人之仁也然而亂臣賊子罪狀畢于簡策風裁凜乎百世三綱正五常敘是春秋之義也天時地紀內夏外夷國賦民稅水火災祥有典有則是其禮也五霸陰謀奸雄隱隱雖百年往事如見肺肝是非明賢否定危行言遜而人不以為罪是其智也及乎脩辭陳事標本撮要一洗史氏糢綴之習二典三謨不得與之較忠實是其信也其辭韻風旨溫厚深求反覆味之而不窮左右折之而皆合荀彘含蘊可舉千百言約之一字亦可據一字敷榮為千百言經緯自然是其文也上下纔二百餘年興亡之故賢否得失之林體樂刑政規模畢具是其經濟也言多而是非不以已事陳而可否不預設其法森然其旨淵然六通四達不為城府五霸之功利二十餘國之爭戰如蚩飛螳聚謀臣勇士奔競馳逐掀揭震憾之氣以無可無不可之量睨而視之凜然如飄風過影是其局量也兼斯數者可以觀春秋矣世儒稱胡安國解春秋每事必求處分苟徒書其事則是附之長太息而已此言非也夫理無典要義無

春秋直解

六

詩春秋

適慕賢不治亂道之經也其轉移變化相時而動治之權也經可以豫定權不可以先設今言五霸壞主章諸侯僭天子此經之不正可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至于易霸而為王反亂而為治化篡賊而為忠厚攜禮樂征伐而還之天子此轉移之權難與天下後世明言之者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問其所以所以成仲尼亦不能預設也今日設之明日用之即仲尼不能而況世儒設之使仲尼用之乎此胡氏所以穿鑿模擬為春秋之畫餅也夫治亂生于人心人心不正則大亂不止是非不明則人心不正春秋者明是非反經以正人心而已也五霸之震耀于功利也諸侯大夫之僭侈也君臣父子之相夷也禮樂征伐之專擅也舉世皆醉而不知其非也聖人直以告天下後世使愚夫知其不可而後推可用也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惡此孟氏之言也非愚之臆說也千載而知春秋孟氏一人而已矣

春秋有是非而未嘗是非所以為直道而行千古如大路也是故無往不適之謂路適一鄉一邑之謂徑一八一塞之謂山蹊天理人情之極則自無所取而

不當無所折而不中春秋據理正辭以待天下後世人之取裁蓋萬裁而萬合左得之而為左合也穀得之而為公穀合也未嘗褒貶而謂之褒貶焉亦合也未嘗名字而謂之名字焉亦合也未嘗命討而謂之命討焉亦合也然直道而行誰毀誰譽見為褒貶而聖人實無褒貶見為名字而聖人實未嘗名字見為命討而聖人實未嘗命討此其所以為春秋也非聖人不能作也

凡春秋于攻戰之事第書某國伐某國不詳勝敗何也春秋不義攻戰不問勝不勝也凡盟會第書會某事也凡大夫見殺第書殺不詳有罪無罪何也春秋重戮大臣不問何罪也大抵春秋于時事無樂道之者若其詳舊史具矣

春秋稱王以天何也無二天無二王也天王不稱周何也天下皆周也十二公不稱魯何也內魯也凡稱天王不以謚號何也天下知有王不分為王某也外諸侯稱國何也各君也稱諸侯亦不以謚號何也國知有君不分為君某也卿以下則書姓氏名字爵何也各官之義也家事不列何也天下非家

事也。王莽必謚諸侯卒必名必爵。莽必謚何也。各成其終也。此春秋正名之大畧也。

春秋詳畧多因舊史。或舊史佚之。或舊史載而聖人諱之。非例也。所書大抵皆亂畧。或彼善于此。參差隨宜。亦非例也。如春稱王。王稱天。書與不書之類。皆所謂義也。義者隨宜。例者偏主。聖人比義不比例。

或曰春秋無褒貶。何以明大義。夫春秋所以明大義者。其文甚著。不在褒貶也。如諸侯不知有周。而書春王正月。所以明一統也。東周不報。而稱王。繫之天。所以明至尊也。凡弑君父。則必書攻伐。則必書相盟。會

春秋直解

二十一

諸春秋

則必書殺。大臣則必書。凡春秋所書無德事。所以明亂跡也。垂戒之義彰彰若斯。故曰。楚之檣杪。曾之春秋一也。檣杪天下之至惡也。其何事于褒貶而後見乎。

世儒不知春秋。始于視仲尼太高。疑仲尼太深也。夫聖人立經垂訓。將使愚不肖共曉。豈其竄端匿跡。傲天下後世。以所不知。使天下後世有不知。奚貴為經也。世儒謂無隱。不足以貴春秋。而不知明白易簡。正聖人所貴。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司馬遷謂春秋隱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今其文辭具在。是欲為隱諱者。

乎。有不可以書見者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聖人與人同耳。今不求于人心之是非。而求于諸傳之凡例。舍的然可據之心。不信。而謂聖人有不見之隱。豈不誤哉。嗟夫。讀春秋而能盡洗其龐雜之說。千古一快也。

何謂春秋。曰。魯史錯舉四時以表年耳。仲尼則奉天時而無私也。世變有古今。王霸有升降。人事有得失。聖人有是非。皆天也。猶日月之有晝夜。四時之有寒燠。所以為春秋也。

春秋紀年。止二百四十二年。不已狹乎。蓋東遷以前

春秋直解

二十二

諸春秋

文武周公之澤。在則文武周公之事。不敢干也。東遷以後。文武之迹熄。天下無王。二百四十二年。以為多矣。上不敢逼文武周公。是聖人之禁也。後之學春秋者。自任無前。僭也有天子。而亦為春秋治亂不分。昏也。僭且昏。焉知春秋。

南宋諸儒。自謂窮理明經。而其于春秋。賢賢爾。邵雍作皇極經世。以五霸配帝王。以易詩書春秋牽強湊合。不成義理。至謂夫子作春秋。推尊晉文。此背理傷道之言。不可以為訓。今且列之。學官使人誦法。賈生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

嗟夫使春秋淺率無味一覽而盡何以爲聖人之書使深刻隱晦終于不可解何以爲聖人之書其必有至當歸一之論矣觀諸傳之紛拏而覺春秋之難罷諸傳虛心觀理而後知春秋之易中道而之能者從之

讀春秋取傳中事經所不書者以質諸所書者意亦可見今人徒見其所書不見其所不書則并其所書者亦蔽于偏見耳故有非名而不書者如周殺莒弘謝晉之類有沒其功而不書者如齊人城郕之類有黜其榮而不書者如命小白重耳爲侯伯之類有借

春秋直解

二十三

春秋

而不書者如楚不書葬之類宜書而不書其故皆可知已

善觀春秋者見聖人精神心術不善觀春秋者見聖人名法科條夫名法科條非所以爲經也

世儒解春秋但借作拋架信自己鋪張及其不似白聊以裨世教云爾春秋自裨世教何假鋪張及其迂濶難行反以累經是故可憎耳

帝王之治因乎民心春秋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顯其刑之教也因心于民藏天下于天下春秋之義也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雖典謨訓誥不廢文也世史敘事代口鋪張都非實錄夫子嘗曰文勝質則史惟春秋之文標旨撮要簡當精切爲萬世史學傳信之宗